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英】乔纳森·休斯 著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铁省林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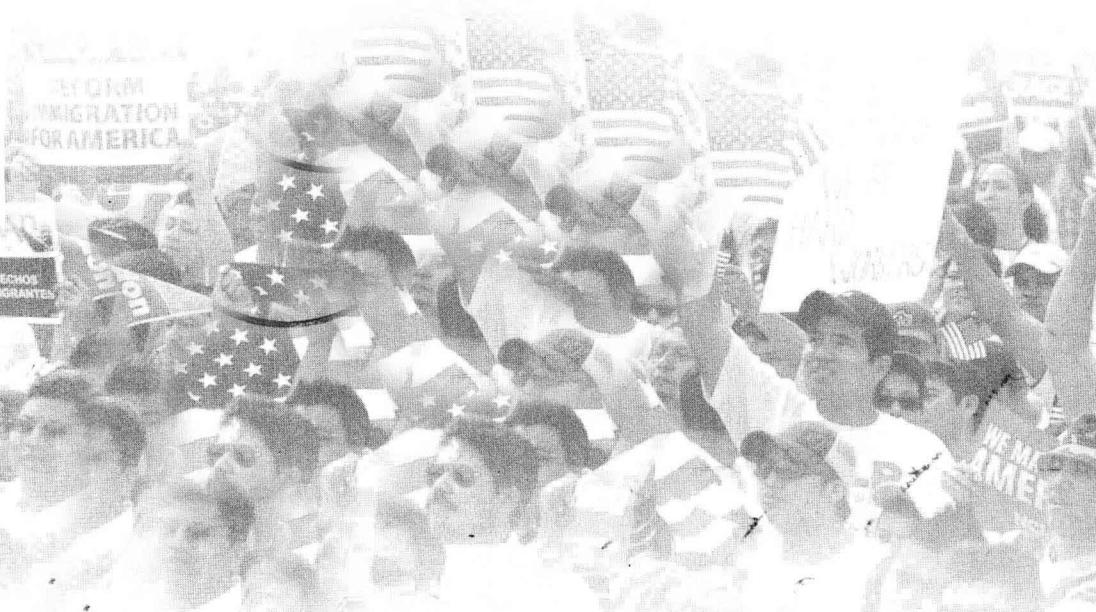


“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英】乔纳森·休斯 著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铁省林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英)休斯(Hughes,J.)著  
;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2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06627-5

I. ①生… II. ①休… ②张… ③侯… III. ①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 IV. ①Q14②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992 号

书 名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著 者 [英]乔纳森·休斯  
译 者 张晓琼、侯晓滨  
责任编辑 张春坦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10.875 插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27-5  
定 价 35.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21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 6 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深度,以及对中国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他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 鸣 谢

本书是从由诺曼·盖勒斯(Norman Geras)和希勒尔·施泰纳(Hillel Steiner)指导,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麦克·埃文斯(Mike Evans)评阅的博士论文演变而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和所有对本书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进行评论的匿名审阅人。特别感谢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他对倒数第二稿广泛而深入的评论使本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也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书中存在的问题。出席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召开的两次英国政治研究协会马克思主义专家组(the PSA Marxism Specialist Group)会议代表以及在曼彻斯特政治思想中心(the Manchester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举行的研讨会,都为本书的部分论点提供了有益的建议。第五章的早期版本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Studies in Marxism 2 [1995]*)上。我还要大声感谢海伦·拜斯特(Helen Best),正是她鼓励我开始这个项目的研究,她的不断鼓励、支持和耐心都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关键。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女儿——凯蒂(Katie)和劳拉(Laura)。

# 目 录

鸣谢 .....	001
导言 .....	001
第一章 生态问题:定义和评价 .....	008
第二章 马克思与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 .....	049
第三章 马克思与生态方法 .....	091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中定位社会 .....	123
第五章 生产力的发展 .....	175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需要的满足 .....	228
结语 .....	287
参考文献 .....	297
索引 .....	317
译后记 .....	335

## 导 言

1

本书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论题(这些论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环保主义者对其进行的公开指责,同时表明得到恰当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针对威胁和危害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发展对策提供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因此本书可能被认为卷入到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和环保主义之间的对峙之中。但是如同任何概要一样,本书的论述需要一定的限定条件。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一的理论来谈论是过于简单化的。对有关马克思及其合作者恩格斯著作的广泛解释进行评论是不必要的。这种合作的性质也已成为诸多争端的来源,从而导致对他们合作成果中统一立场的否认。人们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之间辨识出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区别。由此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究竟哪种马克思主义与环保主义对抗呢?因此,研究何种阐释是有效的以及从这种对抗中会产生哪些积极方面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保护主义也有许多不同的思潮。源于奈斯(Naess)1973年的文章的术语“深”(deep)和“浅”(shallow),常常被



用作区分激进与否的思潮的一个简便方法。但是,正如约翰·巴里<sup>2</sup>(John Barry)最近所主张的那样,该二分法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图像。<sup>①</sup>深/浅分类是评估术语中最常用作定义的方式,那种把内在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被称为“深生态学”(Deep Ecology),而那些把单一的工具性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被称为“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分类术语也更多的被用于形而上学的而非评价性思考的方式中。而且正如巴里所指出的,也可根据其经济、体制和政治等视角来区分不同的环保主义思潮,从而也就完全可以跨越深/浅的鸿沟了。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些环保思想内的分歧,而更关心马克思主义内的相似分歧;我的目标不是在各种环境理论家中选择谁的著作,而是利用他们的论点作为提出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环境问题挑战的方式而已。

因此,这种对抗是不对称的。我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以下几点:其一,环境问题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其二,如果环境问题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意义的话,马克思主义能够给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贡献什么;其三,我借鉴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文献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面对广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之死”的情势之下,以这几个方面表达的这个方案看起来可能会有违常理。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是“生态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只是因为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是如此广泛地被宣布。这不仅仅是违反常理;重要的是,学术风尚应该被

---

<sup>①</sup> 见 Barry 1994。

质疑而不是简单的被追随,那些目前已不再受欢迎的想法也不应该被忘却或忽视。即使那些宣称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运动崩溃之后,马克思在未来已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虔诚地解读,那么,为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长处、弱点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展开适当的争论,马克思的思想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继续研究,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理由很重要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不仅致力于研究观念史,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一系列特定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显然,我在做这样一种假定:至少乍看起来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应仅仅被视为具有通常意义的研究价值,而且还可以作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一种有用框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认为环境保护主义也会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有一天也会风光不再。或许可以这么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耸人听闻的案例已经证明其子虚乌有,环保主义者对环境问题的正当关注已经被纳入到政治主流中。但是尽管关于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表达确实渗透进了主流政治之中,因而削弱了对绿党的支持,同时环境激进主义也确实把焦点从政党转移到了那些自认为已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权势集团中的压力集团,但他们仍普遍感觉做得还不够,并且正如绿党所敦促的那样,在政策制定中环境问题需要得到更多地关注。政府和企业对环境的关注表现为服从于所提出的政治或经济承诺,如果不是单纯的粉饰,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外圍的修修补补。这个看法已被证实,因为许多人宁愿相信压力集团的科学观点而不是由政府、企业和新出现的更具对抗性的竞选团体所雇佣的专家们的观点。<sup>3</sup>

另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问题关系的一个原因是它或许能帮助我们判断绿色政治的弱点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主流回应的不足。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就批评那些企图超越阶级差别并呼吁全人类平等的生态学家们。当然,生态问题的存在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威胁,但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紧迫性。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可以购买保护或逃生通道。<sup>①</sup> 与此相关的是,以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由于在宣扬建立并推进更美好社会的模型时没有对使之实现的机制和机构给予充分的重视,大量的绿色政治话语因而被称为乌托邦式的。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可以解释生态主义弱点的利益的相同结构,也可以解释主流回应的不足。因此,或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能够重塑生态政治的激进锋芒。然而,环保主义者和其他人将会争辩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担当这个任务。凭借引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数据,这些争论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他们争论道,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政治的批评是多么有力,主流政治中对生态问题是多么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适合于做这种替代,因为这个理论本身的含义——尤为显著的是那些产生于马克思关于一个丰裕未来设想和对

<sup>①</sup> 例如,见 Hall 1972b。另见下文第 22 页注②引述的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所作的评论。一些绿党们(如 Porritt 1985, p. 116)确实承认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对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影响,但通常这些阶级的差别得不到重视,而且没有转化为相关的动力或策略思想。正如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描述:“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60.)[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 页。]

生产力发展承诺的含义——这些含义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相冲突。因此,本书的一项中心任务将是考察这些争论,同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中的思想事实上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种方式既承认环境的制约,也提供了深入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前景。

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我最初的论述所表述的进一步限制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对抗不是完全敌对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他关于人类社会依赖自然并被自然条件所塑造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比商品的市场价值更为广泛的价值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和观点也反映了许多绿色理论家的忧虑,由此也提供了我们之所以合理地希望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影响的研究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实践的另一理由。

当然,我的研究不限于这些问题。以下各章将讨论其他许多问题,呈现解释的异同之处。然而,我们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在不同层面上的对抗(如果可以用“对抗”这个词的话),这是本书值得进一步了解的地方。本书的研究更多地定位于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解决的是价值的哲学问题和解释形式,以及人类本性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普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作为使研究形式更具体更实用的基础,例如发表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自然》(*Nature*)、《社会主义》(*Socialism*)等刊物上对特定经济与政治安排、政治运动等的详细研究。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对规范性和解释性问题的关注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这种阐释与科恩(G. A. Cohen)、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



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理论家们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它旨在澄清马克思的成问题的概念和主张并以一种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方式解释或重建他的理论,那么这是所有马克思理论的捍卫者们都热切渴望的。在一个更实质性的层面上,目前的工作表示了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至少是埃尔斯特所支持的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某些保留,而方法论的<sup>5</sup>个人主义常被说成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理论的性质和意义方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埃尔斯特与科恩之间)。一般来说,目前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性努力,特别是归功于科恩,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阐释形成了我本人论述的出发点。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奠定了基础,或更确切地说,通过考虑应该如何把握生态或者环境问题,确定了后面的内容的范围和研究方式。我讨论了这些问题可以从社会所面对的其他问题区分出来的方式,同时我也考虑了它们被判定为问题的规范标准,从而抛弃了与深生态学相联系的“生态中心”观点,并提出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虽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比文献中常遇到的要更广泛,也更微妙。

在第二章中,我考察了绿色政治和一般环境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然限制”的概念,尤其是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制。这个概念源于马尔萨斯的学说;有时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Malthus)的批判导致了他们拒绝接受环境限制存在的观点。但是我

反对这种观点，并凭借他们的批判表明需要一种更全面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一方法不仅认识到环境的限制并非纯粹自然的限制，而且承认社会和科技因素在这些限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其余章节的任务则是思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如此理解的环境限制的认知是否相一致。第三章通过审查引领马克思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准则为完成上述任务做准备。这种准则被批评为不适用于研究生态现象，但是事实上这些方法准则在环保主义者自身的方法论思索中却被大量应用。第四章阐述了人类对自然依赖的认知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因此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接受环境限制的现实，并允许其包含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与马克思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第五章作为本书的核心章节，针对上述论点提出了挑战，并诠释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它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即这一理论的内涵并不是对环境限制的违背，而是把避免或改善生态问题作为该种发展的一项标准。<sup>6</sup>由于根据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意识结构，实际形成技术发展的因素各不相同，因此，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这一理想可作为现存社会生态批判和变革动力的基础。马克思信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发展对于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必须的，而马克思认为这种需要满足又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第六章中，我将继续（我希望）通过考察马克思的人类需要学说及其生态蕴含来结束这场讨论。

## 第一章 生态问题：定义和评价

为了能够研究马克思主义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预测受到这种问题存在的影响程度以及用于解释和回答它们的潜在理论，我们需要考虑这些生态问题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将无法认识到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评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态问题思想。因此，在第一章我将考虑以下两个定义生态问题的核心问题：

- (1) 在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哪些可视为生态问题？
- (2) 导致这些现象被视为问题的价值观念或道德准则是什么？

在把它置于理论背景之前很难定义一种现象，因为理论的部分功用就是为我们提供一套阐释理论所探讨的现象之特征的术语。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只是加以初步的解释，未免有失哲学的本色，结果所得恐不过只是一套无凭的假说，主观的肯定，形式的推理，换言之，不过是些偶然的武断而已。与此种片面的武断相对立的反面，亦未尝不可以

同样有理。”<sup>①</sup>关键是,只有在理论的背景下尝试理解一个问题,我们才能确定一种构建或界定该问题的特定方法是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黑格尔认为,若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我们也就没有充分理由选择这一个定义而舍弃另一个定义,也因此容易受到独断论的支配。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确定研究的范围,某种形式的初步定义仍是需要的,否则就会使自己受到独断论的支配,因为产生于一个特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内的生态问题定义将不可避免地排除考虑任何该理论框架无法容纳的问题。<sup>8</sup>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考虑一些特殊的主张,这些主张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某些方面视而不见。然而,目前的任务是初步考虑这些问题是什么。为了避免独断论的支配,尤其是指责我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排除了使马克思主义遭遇尴尬处境的生态问题方面,我将借鉴一系列环境文献并通过考虑所有参与者在辩论中而不仅仅是由于某一特定观点的附和者们所广泛应用的直觉和论据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虽然我有时会把这一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我不会提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具体解释。

## 一、什么是生态问题?

“生态”一词通常用于指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旨在处理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当它与环保运动、绿色团体等相联系时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贬义词。这种观念导致一些作者在涉及到该种运动时就避免使

<sup>①</sup> Hegel 1975, p. 14. (中译文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9 页。)